

蚌埠地理

淮河大铁桥下的沉思

□刘菲菲

秋高气爽的一天,于我来说是充实和别有意义。因为我一路追寻着蚌埠淮河大铁桥百年历史,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整个蚌山区。上午在市博物馆仔细阅读这座桥的历史资料后,心潮起伏澎湃,还有些许的激动,不顾中午的炎热,一个人骑着单车,穿过老蚌山的街街巷巷,一直向北,沿圈堤路来到桥下,怀着无比庄重的心情瞻仰这座英雄之桥,一个下午都在近距离地与桥对话,感受着铁桥的风采与气质,并接受大桥对后人的谆谆教导。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蚌埠淮河大铁桥位于蚌埠市蚌山区,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是淮河第一座也是当时仅有的一座铁路大桥,是连通我国南北的重要交通大动脉,见证着蚌埠百年沧桑历史与那一段段峥嵘岁月。百年间,这座“千里淮河第一桥”倾注了一代代铁路守桥人的心血,斑斑驳驳的桥墩,不仅托起历经沧桑的钢铁桥身,还流淌着老蚌埠的精魂。如果把淮河比作是蚌埠的母亲河,那么淮河大铁桥就像父亲桥,由他们把蚌埠变成了陆路交通与水陆航运相交汇的重要枢纽。

1909年淮河大铁桥开始修建,1911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570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桥见证了蚌埠的发展变迁。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桥,才有了蚌埠这座城市;也正是有了这座桥,津浦铁路得以贯穿中国南北;正

是有了这座桥,才使得蚌埠这个淮河边荒凉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上世纪20年代之后江淮地区红极一时的政治、商贸和军事中心。

据史料记载,当年在津浦铁路最初规划的时候,跨越淮河大铁桥的位置不在蚌埠,原来的桥址是从这个位置再往下游,大致在现在的凤阳临淮关。当时这座大铁桥的总工程师是英国人德纪,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亲往临淮关勘测,发现临淮关一带地势低洼,盛夏河水泛滥时可能会漫过钢轨,因而否定了在临淮关建桥的设想。经过调查,选择了距临淮关上游24千米的蚌埠。这里地势高,不易受洪水影响,虽说河水较深,施工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里的河床底部系岩石,建桥墩比较稳固,从百年大计考虑,在此处建桥是适宜的。好事多磨,此事又引起了怀远县地方乡绅的非议,他们上书清政府请求将大桥改在怀远、荆涂二山之间修建。德纪又经过一番实地勘测,认为二山夹峙之处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施工之艰险必将数倍于蚌埠,因此桥址最终还是选在了蚌埠。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建在了临淮关,可能也就没有现在的蚌埠这个城市了,有可能在临淮关那一片会出现一座别的什么城市,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我在大铁桥的桥身正下面,发现了上面用的钢梁的制造地是英格兰,当时还是清朝政府主政建设,说明那

时中国这块技术还未达到西方的水准,还不能制造钢梁。除此以外的其他各项器材,全都是国内购买。往东25米这一座是2001年铁路部门重新修建的淮河铁路二桥。新桥比老桥要高,现在两座桥都在使用,双向并立双向通车。2019年10月,蚌埠淮河大铁桥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津浦铁路是我国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因此淮河铁路大桥的战略价值非常高。历史上,此铁桥曾经两次遭到破坏,两次破坏都与国民党有关。一次是在1938年,侵华日军抵达蚌埠,国民党军在撤退的时候,炸毁了大铁桥。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队将大铁桥进行恢复和重建。另一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滞解放军南下,将蚌埠淮河大铁桥炸毁,导致当时的津浦铁路运输中断。为抢通津浦线,铁道兵团临时修建一座轻便桥,架桥时寇船突遇巨浪,木笼沉箱侧向沉落河中。王吉珍带领10多人下潜,徒手在水里摸索,掌握木笼沉箱的方位和钢索吊点位置,最终因体力不支牺牲,还有另外5名队员也相继牺牲,在修复桥梁的过程中,前后有6名铁道兵战士永远长眠在这里。在大铁桥的南端西侧,有一座建桥烈士纪念碑,始建于1949年,就是为了纪念人民解放军在修复大铁桥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将架设淮河轻便桥英勇牺牲的故事镌刻在了建桥烈士

纪念碑上,每一次列车驶过,响亮的鸣笛声,都仿佛在向烈士致敬。苍翠松柏环绕中的烈士纪念碑更显庄严肃穆。我在碑前伫立静默,缅怀先烈,深深鞠躬!英雄永不寂寞,而奋斗者从不缺席!

一百多年来,除了两次人为的破坏,大桥经历了多次洪水冲刷,始终安然无恙,保证了南北铁路运输通畅!

淮水悠悠,虹飞南北。历经百年风雨的蚌埠淮河大铁桥屹立于大河之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蚌埠人坚持不懈的奋斗历程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大铁桥对蚌埠有着特别的意义,最能代表蚌埠的形象。蚌埠人民对大铁桥和建桥烈士纪念碑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蚌埠淮河大铁桥已成为蚌山区红色教育基地,在世代代蚌埠人心中永存!

现在的蚌山岁月静好,海棠依旧。“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如今,随着蚌埠市“靓淮河”工程及沿岸治理的加快实施,这句曾经的歌谣再次响彻,一幅幅绿色生态、亲水近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淮河北岸已铺设沙滩,南岸解放路淮河大桥附近也将进行铺设。“靓淮河”工程及沿岸治理让淮河水“亲”又“清”,相信不久的将来,市民游客可在淮河边近水、亲水、戏水、乐水,感受到“靓淮河”的魅力与风采,蚌埠淮河大铁桥永远熠熠生辉,继续见证着蚌埠这座老工业城市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投稿邮箱: 4084444@126.com

清廉人物

包公故事千丰传

□张敬仁

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为官刚正,清正廉洁,是古代清官的典型。被百姓誉为“包公”“包青天”,公元999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东包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光。1062年病逝于河南开封,享年63岁。其遗体被运回老家合肥安葬。

包拯去世后,宋仁宗赐其谥号为“孝肃”。

“孝”是说包公是个孝子,包拯28岁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知县。本可早日步入仕途,因父年老体衰,又不愿随包公远离故土,故包公为尽孝两度辞官,待双亲去世后,又在墓旁守孝三年,人称“墓旁孝子”。

包公当年考中进士后,解官回乡,一心一意奉双亲,这种举动,在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是比较少见的。古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中举后赴官。只有在父母去世的情况下,再守丧。而父母健在之日,几乎没有入辞官养亲。忠孝不能两全,而包拯选择了侍奉父母,在当时就获得孝亲的好名声。他认为,一个人父母尽孝之日短,而为国尽忠之日方长,尽孝前后一共有十年时间,在包拯38岁时出任天长县知县。

“肃”概括了包拯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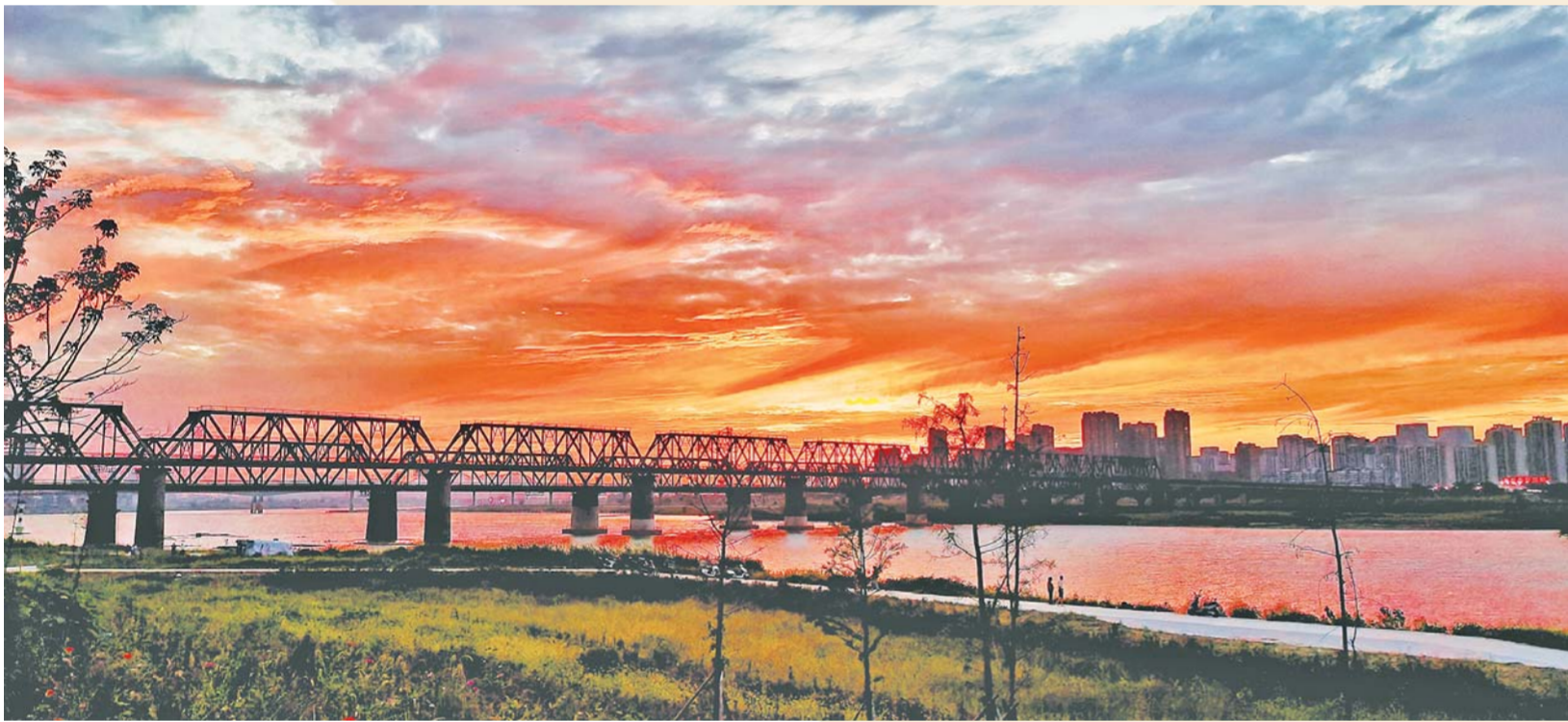
包拯曾给宋仁宗的奏疏《乞不用

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北宋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一日,一个贵门亲临其府,送包拯一方石砚,说道:“大人每日躬笔耕耘,急需上砚。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为万民造福。”包拯说“我这多年皆用普通端砚,如此高贵的,当呈皇上所用,我用则糟蹋了。”说罢,他坚辞不受。

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的珍玩大盗吗?”直到庆历三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了,“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公元1062年,一生清廉的包拯,在开封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其遗体被运回老家合肥安葬。“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这是包拯留下的家训,也是后世子孙一直恪守不渝的信条。

包拯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清廉官吏的典型,我们应接续包公精神,从中汲取清廉力量,坚持守正创新,全力推进清廉文化建设。



淮河大铁桥 张传安 摄

风土人情

家住白莲坡

□吴高翔

“要吃米,还靠西南老家雨”,哼着这支耳熟能详的民谣,最爱看家乡育秧、插秧的劳作场景。波光粼粼的水田里,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一字排开,面水背天,手推脚移,转眼描绘出一幅绿意盎然的丰收画卷。家住白莲坡喜欢看稻海扬波大地染金、喜欢闻新米飘香如痴如醉。吃着大米长大的我对白莲坡有着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原产地在荆山镇和白莲坡镇之间的“白莲坡”和白莲坡贡米在当地久负盛名,最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开始大面积种植“早稻”,这是最早的水稻直播模式,现在仍然在普遍推广使用。祖祖辈辈念念不忘的白莲坡,已经被人工河——茨淮新河沉入河底,仅存的郭塘东北湖、石山“老雁窝”是人们对于“庄稼老汉不用慌、柳絮飘飘育秧”地方农谚的眷顾,家住白莲坡醉卧稻花香。

白莲坡是淮河流域名不见经传的“稻米之乡”,以郭塘、吴郭、石山之间的白莲坡为最,这里出产的“早稻”米色纯正、晶莹剔透、清香浓郁,也佐证着“白土地里好耕田”的农谚:“黄土硬、黑土黏、砂壤土里汗涟涟、白土地上挂银钱”的民谣,唱出了老一辈“白莲坡”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古往今来,农民对土地的爱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情感的寄托;水运昌盛的朝代,淮河二三级支流呈带状分布,也促进了氏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末,靠近郭塘街的“东北湖”,挨着柳沟街的老雁窝“一望无垠,是垦荒种粮的好地方。为便于管理以群居的顾、徐、张、潘、

何、胡、邵、吴、陈、王等姓氏为生力军,效仿军队建制,在“东北湖”“老雁窝”以“郭”为主题,开垦良田,种植早稻。地方有功名的秀才还依据“老雁窝”出产白莲藕、“老雁窝”一溜斜坡朝圣石山龙女庙的地域特色,向官府申报“白莲坡”易记上口的地名。白莲坡周边现存“大官路”“皇坡”等地名掌故,是文人墨客对农耕文化的尊重和敬仰。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白莲坡”出产优质稻米被民间视为“贡米”,其实人们青睐的“贡米”却与册封的“贡品”不能直接画等号。探源溯流,白莲坡大米却与天津“小站练兵”脉络相通、息息相连。小站练兵主要是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主,大部分兵源来自江淮之间。涡淮交汇的怀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以“营”为建制管理地方、招募淮军的“大本营”。在“白莲坡”方圆数十公里,“营”被用做地名的比比皆是,因“营”“郭”在民间通称,在“白莲坡”周边找郭、韩郭、常郭、朱郭、何大郭等村庄形成众星捧月态势。人们还习惯按照所在的方位把附近的村庄称作东郭、西郭、前郭、后郭、中郭,将“早稻”统称“小站稻”。正是这个“全民皆兵、训练生产两不误”方略,为“白莲坡”和白莲坡贡米赢得了美誉。白莲坡生产的“小站稻”曾被调回到天津“小站练兵场”当作军粮,也顺理成为李鸿章等大清重臣果腹的“口粮”,这才是“白莲坡”贡米有其名并无文史资料记载的正因。

“白莲坡”土地构造是“白土地”,也是备受世人青睐的良田好地,其特

征是黏土矿物含量较高,具有较强的结晶能力,具有较高的水分含量,具有良好的气孔结构,具有较高的肥力。“白莲坡”正好位居“白土地”的中心区域,那时候没有淮北大堤、茨河大堤,也没有茨淮新河,白莲坡镇和荆山镇柳沟、石山方圆10公里沃土平川,河网纵横交错,为“白莲坡”种植早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与“小站稻”的名声,白莲坡稻米堪称淮河流域叫得响的“土特产”,稻谷经石臼碾压去壳后米粒饱满如玉,熬米汤可连续挑起三层汤皮,口味仍然浓郁、醇香。白莲坡雨水充沛、四季分明,晨晖暮色云缠雾罩,劳作在田畴里的农人神情气爽,播种水稻可以祛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心累,享受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喜悦。

岁月磨平了地域的痕迹,也把“白莲坡”开垦成一方方、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田畴,而今的“白莲坡”被茨淮新河一分为二,站在茨淮新河北岸的制高点举目眺望,茨河如镜,墩实憨厚的石山依水而生,显现出岁月的厚重,迎风舒展的稻田清香四溢,翩翩起舞的白鹭,恰是天外来客,在茨河与茨淮新河之间,欢唱着天籁之音,阐述着白莲坡地名的古昔今朝,还有“白莲坡贡米”越沟壑、入龙门的轶事。水系结构改变土地的面貌,也让闻名遐迩的“白莲坡”充满了现代的活力。沿着绿树掩映、植被茂盛的茨淮新河南堤,面南背北俯视郭塘村东北湖,稻海扬波、一碧千顷,茨淮新河南岸的“白莲坡”被慧眼识珠的智者用作镇名、村名乃至被

注册为地域商标,让地方土特产焕发出勃勃生机;劳动大街、稻花香大街、水莲大街等富有地域特点的名称,把“白莲坡”变为一方热土,承载着“贡米之乡”的美誉,流淌着。

过去,“白莲坡”稻米品种单一,产量低。上世纪五十年代“白莲坡柴油机抽水站”在茨河上的荆山镇白莲坡村修建并投入使用,由县水利局机电排灌站统一调度,承担着老郭塘公社十万亩稻产区的提水灌溉任务,种植结构也有“早稻”改为“水稻”。引进的“老来青”“桂花香”“盐粳”“西光”等品种不仅保持原有的品质,还提高了单产、亩产,稳定了水稻的产出水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白莲坡人积极响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奉献出最好的“良田宝地”开挖了茨淮新河,才有了“一地白莲坡”两处原产地的地貌。如今,两岸白莲坡共同开启水稻生产新纪元,粳稻、糯稻、生态稻齐驱并进,粳米、免淘米、糯米、糯米粉产销两旺,机声隆隆、商贾云集,古老的“白莲坡”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地方的标识和“符号”,一段记忆就是历史长河中一朵“浪花”;讲好“白莲坡”和白莲坡贡米的过去和未来,必须走出“民间传说”和嫁接民间故事“狭隘”,沿着农耕文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农业技术推广运用的角度,让“白莲坡”地名的由来及“白莲坡贡米”的美名根植人心,家住白莲坡,醉卧稻花香,是诗篇,也是乡愁。



桂花飘香 吕兴元 摄